

服务贸易开放与出口附加值^{*}

马 弘 李小帆

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发展，逐步进入追求质量的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降低服务贸易壁垒，适度开放服务业，鼓励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是实现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必由途径。服务业开放，不仅改善服务质量，也提高下游制造业生产率，并能够改善国际收支结构。最后，通过“直接替代效应”和“隐含贸易效应”，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能够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关键词：服务业开放 制造业生产率 出口附加值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此期间，尤其是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大力引进外资。除了2009—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贸易额大幅下跌，中国在2001—2012年期间基本维持了年均近20%的进出口增长。但近年来，中国经济正在从中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出口也面临成本上升、外需乏力的问题。从2012年开始，出口的平均增长率徘徊在10%之下，甚至从2015年开始出口出现负增长。

与此同时，以工业化国家中低端生产过程外包、中间品生产全球链式分割为特点的全球化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尤其是收入分配矛盾）在近年不断爆

马弘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小帆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号71673160）的阶段性成果，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华民、邵滨鸿、程大中以及一位匿名审稿人的中肯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发，并直接促成英国脱欧、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等深刻影响世界政经局势的事件。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开始赢得更多的民意。可以预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下，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升级，传统的“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难以为继。在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和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呈现“贸易领先投资”和“制造领先服务”的特点。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尤其是位于制造业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垄断程度高、管制多、竞争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目标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全面开放”的题中之意就应该包括从制造业开放扩展到服务业开放，降低服务贸易壁垒，鼓励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通过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有利于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向更高端攀升，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

中国服务业的开放

服务贸易开放是中国入世的重要内容和承诺。根据《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国将服务贸易分为12个大类、46个中类，以及155个小类。其中，对商业服务、通信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建筑与相关工程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等9个服务部门作出了开放承诺，对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等较为敏感的服务部门未做出承诺。总体来说，中国对于服务开放做出的承诺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1]，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服务业的开放。

中国在1995年第一次颁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并先后在1997、2002、2004、2007、2011和2015年对其进行6次修订。《指导目录》将所有的条目分为四大类，包括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以及未提及的其他类。从趋势上看，服务业的限制条目不断减少，限制的条件有所放宽。比如2015年取消了对电子商务一项的限制，取消了对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限制。在中国逐渐放开服

[1] 盛斌：“中国加入WTO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评估与分析”，《世界经济》，2002年第8期，第10~18页。

务业外商投资的过程中，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也在不断增长。如图1所示，十年间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而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水平则持续增长，并在2010年超过制造业。但是，尽管管制有所放松，但实质上服务业外商投资仍然受到较多限制。2015年的《指导目录》中，制造业鼓励类条目有268条，服务业鼓励类条目49条。但是在限制类条目上，制造业仅有8条，服务业仍有23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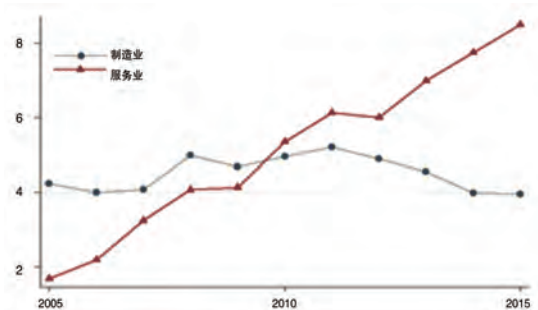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展示了经合组织（OECD）提供的衡量各国对服务业贸易以及服务业FDI管制的指数。从两个指数来看，中国对于服务业开放还远远不够。从1997年到2014年，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地放松了对服务业和制造业FDI的管制。中国虽然对FDI的管制也有所放松，但仍是管制最多的国家。其中对服务业FDI的管制尤为严重，是对制造业FDI管制的两倍。过多的管制将直接抑制服务业自身的发展，进而也阻碍制造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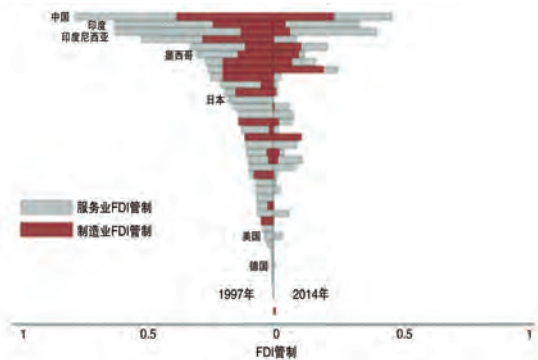


图2 制造业和服务业FDI管制

数据来源：OECD FDI管制指数。

服务业开放的积极作用

（一）中国服务业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服务业作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如上所述，由于目前中国对于服务业的管制还相当严重，因此中国服务业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图3反映了2015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产值占其GDP的比重。如图所示，大部分经济体的服务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一半。而且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服务业比重往往越大，其中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70%。相较而言，中国目前服务业所占比重仍相对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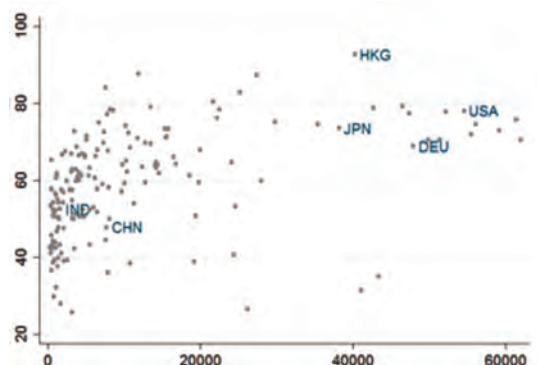


图3 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服务在下游制造业生产中也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图4中，纵坐标反映的是2011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制造业产品中来自本国服务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比重越大表明一国制造业生产对于本国服务要素的使用程度越高，即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越高。

平均而言，各国制造业产品中来自本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比约20%左右^[1]，这足以说明服务要素对于现代制造业的重要性。同时，图4也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仍然相当低，制造业产品中本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只有13%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表明中国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支持远远不够。

[1] 如果将国外服务业包括进来，那么各国制造业产品中总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将接近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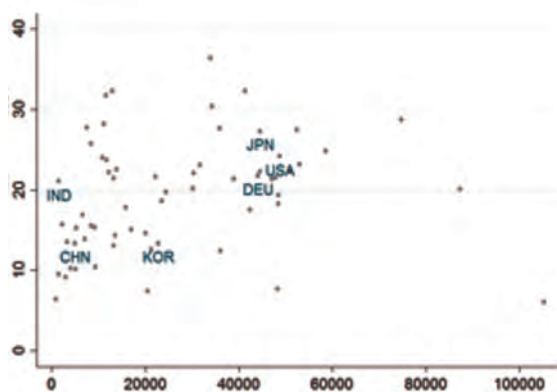


图4 制造业产品中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数据来源：OECD TiVA 数据库，经作者整理计算。

图5进一步比较了2011年中国与美国不同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如图所示，中国所有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均明显低于美国。美国作为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制造业对于服务要素的使用程度基本反映了各个制造业从生产函数的角度使用服务要素的最优水平。对比表明，中国制造业生产对服务要素的使用远未达到最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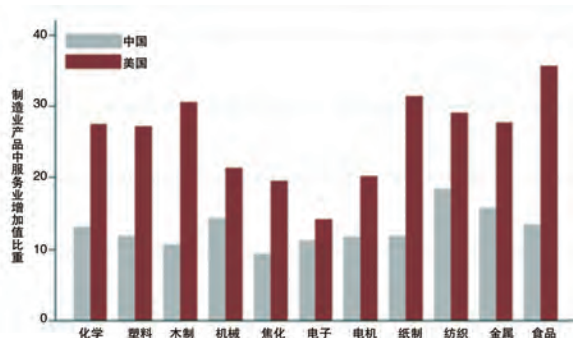


图5 中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比较

数据来源：OECD TiVA 数据库，经作者整理计算。

（二）中国开放服务业的积极作用

对服务业的高度管制造成上游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国内服务要素缺乏竞争力，进而导致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低下。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在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新常态背景下，要实现产业升级以及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需要进一

步开放服务业（包括跨境直接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从而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简单总结，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对经济主要有以下几点积极作用。

第一，对服务业自身而言，开放有助于破除垄断、鼓励竞争，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国外研究表明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尤其是降低准入门槛，可以促进服务业自身的发展。^[1]这里面又存在几个维度：一是服务业开放促进竞争，降低服务价格；二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改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三是引进新的服务类型，实现范畴经济，进一步提高效率。

第二，对使用生产性服务要素的制造业企业而言，上游服务业的开放可以提高下游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首先，服务要素价格下降，降低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购买和使用生产性服务的门槛和费用。其次，制造业企业同样的成本能够使用到更高质量和更多种类的服务要素。最后，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强调专业分工。不断将非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服务环节和任务外包给专业型服务公司能够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效率。这三种影响渠道都能有效促进制造业自身的发展，从而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拉詹等人1998年的经典论文考察了金融业发展对下游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对信贷约束更大的行业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2]此外大量研究也从微观企业层面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阿诺德等学者在2011、2016的研究中先后利用捷克、印度的企业样本证明服务业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3]

第三，改善国际收支结构，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顺差达4941亿美元，但同时服务贸易逆差也达到2478亿美元。美国特朗普总统访华，中美贸易成为关注焦点。按照美方统计，美中货物贸易逆差高达3600余亿美元，约占美国全部对外货物贸易逆差的

[1] Van der Marel, "Trade in Services and TFP: The Role of Regulation", *The World Economy*, 35 (11) : 1530–1558, 2012; Nordås, H. and D. Rouzet, "The Impact of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on Trade Flows: First Estimate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2015.

[2] Rajan, Raghuram G. and Luigi Zingales,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559–586, 1998.

[3] Arnold, J., B. Javorcik, and A. Mattoo, "Does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Benefit Manufacturing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5, 1, 136–146, 2011; Arnold, J.M., B., Javorcik, and A. Mattoo, "Services Reform and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ia", *Economic Journal*, 126 (590) : 1–39, 2016.

45%。因此服务业的适度开放将会成为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双赢措施。

第四，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能够提高制造业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帮助企业攀升价值链。这一作用的形成机制与上面服务业作用的第一、二点密切相关。在下一节，我们将详细论述。

服务业FDI开放与制造业国内附加值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一个问题是出口产品中的国内附加值较少。图6反映了各国在2000年和2011年制造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圆圈大小表示出口总量的大小。200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刚刚起步，总体规模较小并且国内附加值比重也非常低（仅50%左右）。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国内附加值比重有所提高（约60%），但仍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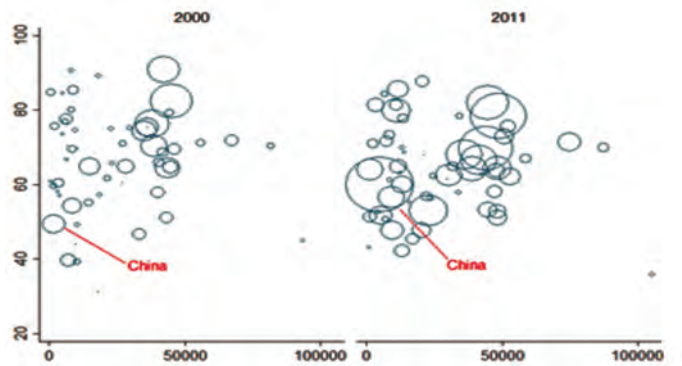


图6 制造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

注：圆圈大小表示出口总量的大小。

数据来源：OECD TiVA数据库，经作者整理计算。

目前，随着自身生产成本的升高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国制造业出口正面临多重压力。要继续保持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一方面需要努力保持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总量，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

根据国际经验，以商业存在为提供方式的服务贸易（即服务业FDI）占全部

服务贸易总值的60%左右。^[1]这一方面是因为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的成本远高于货物贸易成本，另一方面诸多服务需要提供方和购买方在地域上靠近。因此服务业开放最重要的是对外资商业存在开放。

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我们发现放松对服务业FDI的管制能够显著提高一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2]以中美两国为例来讨论这种影响的大小，如果将中国在2010年对服务业FDI的管制减少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那么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将平均上升7.4%左右。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直接替代效应。对服务业FDI的管制会导致国内服务要素缺乏竞争力。其最直接的影响是促使国内企业直接从国外购买服务，即增加了跨境服务贸易。反过来，放开对服务业FDI的管制则会降低企业进口国外服务的动机，从而增加制造业出口的本国服务增加值。

第二，隐含贸易效应。由于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成本较高，制造业企业在国内服务要素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进口服务要素密集度高的制造业中间品。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是由于服务要素难以直接贸易，服务要素的差距将直接导致制造业中间品的差距（也即制造业中间品生产者在生产率上的差距）。所以对服务业FDI的管制促使企业进口对服务要素依赖程度高的制造业中间品。二是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从国外进口服务要素密集的中间品来间接进口服务。例如，一家中国企业从日本进口机器人，就间接从日本进口了机器人方面的技术和研发服务。放松服务业FDI可以增加一国出口中的服务增加值和非服务增加值。

图7为上述两条渠道的总体影响提供了直观上的证据。图7左图中国内服务要素密集度为制造业中包含的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总增加值的比重，右图中国外服务要素密集度为制造业包含的国外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外总增加值的比重。如图所示，随着服务业FDI管制的减少，一国的服务业得到发展，本国制造业生产者将相对更多地使用本国的服务要素，相对更少地使用国外的服务要素。

[1] 根据服务的提供方式，WTO服务业关贸总协定将服务贸易分为四种方式：跨境贸易，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或FDI，生产者自然人流动。其中服务业FDI（方式3）是最主要的服务贸易方式。

[2] 参见：马弘、李小帆：“服务业FDI管制是否抑制了出口国内增加值：来自跨国面板的证据”，清华大学工作论文。具体而言，我们将OECD增加值贸易数据库计算的制造业国内附加值比重对表示服务业FDI管制程度的变量作固定效应回归。样本包括所有OECD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共50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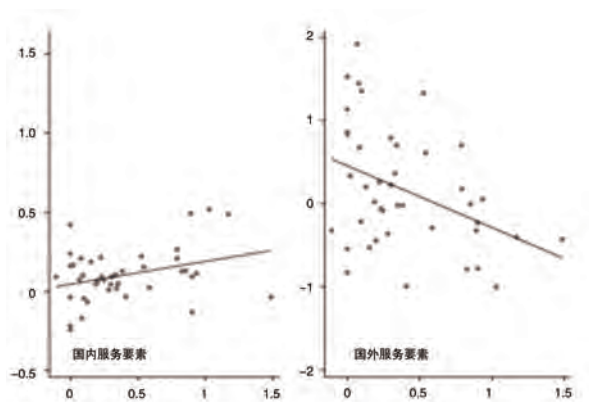


图7 FDI管制放松与制造业服务要素密集度变化（2000—2010年）

数据来源：OECD TiVA数据库，经作者整理计算。

第二条影响途径实质上指出了服务要素可以通过嵌入在制造业产品中进行贸易。图8从商品总值和总增加值的角度描述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1]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如图所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存在明显的不同。制造业出口的总增加值比其出口的商品总值大约低45%。这一部分差额主要是制造业产品中包含的服务业增加值。另一方面，不管是服务业还是范围更小的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的增加值都比出口的商品总值高40%左右。这是因为这些服务业增加值通过嵌入在制造业产品中进行贸易。

我们也通过实证方法比较了上述两条途径的影响大小。直接替代效应以及隐含贸易效应都是由OECD提供的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我们以每个国家的每个制造业及其上游行业通过直接进口服务要素的办法引进的国外服务业增加值来反映直接替代效应。隐含贸易的测量分为两步。我们首先计算每个国家制造业及其上游行业进口的国外非服务业中间品数量，其次计算这些进口的非服务业中间品中包含的国外服务业增加值。利用国家—行业—年份的面板数据，我们发现：通过第一条途径，放松对服务业FDI的管制会降低制造业产品中直接进口的国外服务业增加值；通过第二条途径，放松对服务业FDI的管制会降低制造业产品中间接包含的国外服务业增加值。进一步比较服务业FDI管制对上述两种方式引进的国外服务业增加值的影响程度，我们发现第二种途径的影响大约是第一种途径的2倍。具体而言，服务业管制降低1单位，制造业中直接进口的服务业增加值

[1] 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批发零售、电信、金融以及诸如会计、科研等其他商业服务。

减少 0.063 个单位，间接进口的服务业增加值减少 0.136 个单位。这是因为服务业直接进口的贸易成本较高，制造业生产者往往选择进口嵌入了国外服务要素的制造业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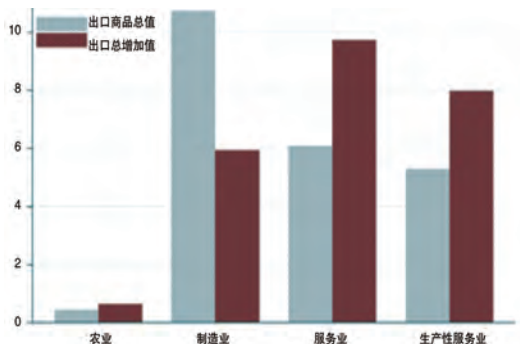


图8 各行业出口总值和出口总增加值比较

数据来源：OECD投入产出表。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FDI管制通过第二条影响途径不仅降低了本国制造业产品中的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同时也降低了非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还是以进口日本机器人为例，为了间接进口日本在机器人方面的技术服务，中国企业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机器人。但是这个机器人产品不仅包括了日本的技术服务，也包括诸如钢铁、机械装配等非服务业增加值。如果通过服务业FDI，日本的企业可以直接在中国提供技术服务，那么上述非服务业生产环节就可能在中国进行。

此外，我们前面提到，服务贸易的开放会通过多种渠道带来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因此出口企业会更多地采购国内制造的中间品，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

结 论

目前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也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的增速。但是总体上看，中国对服务业的管制程度仍然相当高。尽管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规定（例如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发5号文以及39号文），对服务业开放提出指导性意见。但在具体执行上仍然滞后，导致中国服务业的生产效率相对低下。中国巨大的服务业贸易逆差也反映了这一点。国内外大量研究指出服务业的低效会抑制制造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较低，服务要素对于制造业生产的支持作用不足。要促进中国产

业升级以及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需要进一步深化服务业改革，以更好发挥服务业经济引擎的作用。

通过对跨国数据的研究，我们发现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促使国内制造业生产者更多地使用本国的中间产品，从而增加制造业的国内附加值比重。在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深度全球化的实践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加工贸易类型的企业，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出口的附加值较低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服务业的开放，尤其是对服务业FDI的开放，可以有效地增加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从而帮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

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18年度）评选公告

为奖励世界经济、开放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与增长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具有原创性的优秀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浦山基金会”）于2016年7月由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发起设立，并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战略合作，联合主办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以下简称“浦山奖”）。

浦山奖旨在纪念中国世界经济学界杰出的前辈浦山教授，弘扬浦山教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浦山奖已被正式确认为教育部科技统计年报（人文社科类）非政府部门优秀成果，即一般称谓的部级奖项。

目前，浦山奖（2018年）评奖申请工作已于2018年1月8日正式启动，参选论文报送截至2018年4月30日。

浦山奖概况

1.浦山奖每两年评定一次。本次评奖作品限定在过去五年内（重点是过去两年）的研究成果。

2.每次评出三个奖项，五位获奖人，奖项分配机动。分别为：浦山学术研究奖1-2名，浦山政策研究奖1-2名，浦山青年学术论文奖1-2名。每位获奖人奖金10万元。

3.候选人资格：中国大陆公民及港澳台地区居民。

4.评奖办法：在自我推荐、专家推荐、或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确定最初评奖候选范围。学术专家

组/政策专家组进行规范审核和第一轮投票，初选10篇文章。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举行第二轮投票，票数最多的研究成果为获奖文章。

浦山奖奖项设置

1.浦山学术研究奖，评奖范围：世界经济、开放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与增长问题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英文均可）。论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需为中国公民或港澳台地区居民。

2.浦山政策研究奖，评奖范围：过去五年内在国际经济问题、对外开放问题、国际经验比较借鉴研究当中有重大价值并对决策参考发挥影响的研究。研究成果形式不限，可以是论文、研究报告、调研报告、媒体文章等多种形式。作者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公民或港澳台地区居民。

3.浦山青年论文奖，为支持与鼓励青年学者成长进步，在浦山学术研究奖、浦山政策研究奖的评奖过程中，专为作者年龄为45周岁以下优秀成果设立浦山青年论文奖。

浦山奖参评方式

申请评奖的个人或课题组，请于2018年4月30日前登录浦山基金会官网（www.pushan.org.cn），在线填写投稿信息并上传参选作品。申请评奖不收取任何费用。

参评信息提交成功后系统将会自动发送回执，请注意查收通讯作者邮箱。

联系电话：021-33023250-8031 范老师

E-mail: paper@pushan.org.cn